

去年教师节前夕,忽然接到

张老师的电话,令我百感交集。

张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时的代课老师。小学对我而言,已恍若隔世,可一听到他的声音,我依然能忆起当年他英气逼人、才华横溢的“小鲜肉”模样。

那时,张老师对鲁迅先生情有独钟,好多文章都能背下来。我们坐在座位上,经常一副听傻了的样子。说来好笑,我完全是因为对他的崇拜,才会对鲁迅那些晦涩难懂的文字产生兴趣。

关于张老师,记忆里总抹不去那个雨天。往常下雨,老师们都要偷一下懒,我们知道张老师家远在十多公里以外,当天的课肯定取消了,所以同学们疯了似

□生活时空 李志宏/文

张老师的电话

地打闹嬉笑。当张老师一身水两脚泥出现在教室门口时,混乱的教室顿时安静了下来。张老师一边甩着头发上的水,一边说:“对不起,我来晚了。”原来,他那辆破自行车的挡泥板内进泥太多,瘦弱的张老师是半扛半推着车子,一步一步从坑洼泥泞的路上走来的。那节课,年幼无知的我们学会了感动。

其实,张老师那时只是一个临时代课老师,比较寒酸。但我

们眼中的张老师,是斯文儒雅的绅士,是风姿飒爽的将士,是无所不知的学士。我的父母都被他的敬业精神感动,不时叫我捎带一些土特产。张老师总是责备我不懂体谅父母,硬叫我拿回去。执拗的父母就又训斥我一通,非让我拿回来。来来回回间,那时只觉得辛苦,现在想来,多么温馨。

不到一年,张老师离开我们学校,辗转乡下多所小学,听说,

靠着勤奋苦干,他转正、提干了。而我,在日后的奔波中没有再见到张老师。

多少年后,竟然是张老师先打电话给我。激动地回忆起以前的事,我哽咽了……以为我只是老师众多学生中的一员,您对我不会有所期待,但我错了,当年您能为我们在风雨泥泞中一次次跌倒,您就已经在心里拿我们当您自己的孩子了。可惜这份爱,我们没有学会珍惜,在岁月的长河中颠沛流离,渐行渐远。

我握着话筒,一时语无伦次。张老师关心着我的事业,我的发展,耐心给予建议。他又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,我的恩师。

□抒情天空 周家海/文

乡村老教师

一次选择
便是一生的职业
从满头青丝,到鬓发霜染
从未言悔
也从没抱怨

远离繁华的城市
习惯了山乡的偏僻
甘于清贫,乐当平凡中的坚守者
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和坚守
铺就一条通往知识殿堂的平坦大道
始终抱着一颗
对乡村教育事业无限热爱的初心

一支粉笔,写意春秋
三尺讲台,播种希望
用爱耕耘,收获快乐
用生命的激情和无悔的青春
点燃一盏闪亮的明灯——
照亮农村孩子们
那求知若渴的清澈眸子……

早些日子,居住乡下的远房侄儿发微信给我——叔,我和小悦8月8日举办婚礼,你和婶一定要来参加哟!我知道,侄儿与小悦青梅竹马,要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,他们早就喜结连理了。我满口答应。

日子在疫情防控、洪水泛滥中依然昂首挺胸向前迈进。一天,我突然接到侄儿的微信视频——叔,习主席强调不要浪费粮食,要抵制“舌尖上的浪费”。我感觉一趟婚宴下来,浪费的饭菜太多,该怎么办呢?

为什么不采取自助餐的形式?如此既让客人们根据各自所好,择好而食,又杜绝了饭菜的浪费。我把想法抛给侄儿,想不到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——宴席采取自助餐!在乡村的婚宴上采用自助餐,开天辟地第一回。自然招到不少人反对,尤以双方父母为甚。因为结婚乃人生大事,乡村很重视结婚仪式。侄儿与小悦被骂得惨兮兮、悲哉哉。在磨破了嘴皮,说干了口水之后,双方父母终于熬不过年轻人,勉强同意了孩子们的想法。

婚礼如约而至,客人纷至沓来。他们没有看见昔日餐桌上的碗碗盘盘碟碟,而是从婚宴帮忙者手中接过一个餐盘。正在客人疑惑之际,负责乡村红白喜事的大管家在喇叭里讲道:各位亲朋好友,我们积极响应国家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”的伟大号召,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,今天的婚宴我们采取自助餐形式,大家按自己的喜好夹菜,吃好吃饱,绝不浪费。

宾客当中多数是农民,懂得“一粒米千滴汗,粒粒粮食汗珠换”的道理。婚宴在客人先是喃喃咕咕、后是嘻嘻哈哈中进行。

最后,婚宴散去,客人走了,侄儿对这次婚宴的开销算了一笔账——去年6月,侄儿奶奶去世,客人比这次少,但花费是2.19万元;这次采取自助餐形式,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,花费仅1.15万元。两相对比,自助餐节省1万余元。在事实面前,侄儿那个顽固的父亲,终于向侄儿竖起了大拇指,说还是年轻人有头脑、有思想。

“舌尖上的浪费”,于已于国皆有坏处。愿“敬天惜粮,勤俭节约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!愿“舌尖上的浪费”早日变成“舌尖上的节约”!

□开心时刻 徐成文/文

自助餐婚宴

□大地风情 刘文婷/文

做一个有『粮』心的人

农村出生的孩子,只要亲近过土地的,对粮食都会格外爱惜。南方的稻田,可以种两季。种早稻的时候,春寒料峭,人们鼓起勇气把双脚插进田里,一股寒意从脚底直钻脊背。女人们折叠身子,不一会儿,每个人的屁股后面都排了一个秧苗长队。会有专人挑着簸箕,在田埂上飞奔,将秧苗分散到田里。男人们分列站立,在他们飞速后退的同时,一排排水稻便立起来。

泥土柔软,是水稻赖以生长的家园,也是许多虫子的天堂。干农活的人,腿和手臂被咬得大包小包是常有的事。我最怕的是蚂蝗,它们会悄无声息地钻进你的腿肚里,如果你着急把它往外拔,它会越钻越深,你得用稻草轻轻地往下搓,它才会掉下去。

水稻种下,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等着收获了,需要的工序还多着呢!耘田,除稗,观察水量,杀虫,治病,同时还要准备好下一季的秧苗。水稻需要精心呵护,每一步都马虎不得,看到它们由嫩绿转青,再转黄,一粒粒粮食变得饱满,颤颤地摇晃在枝头,稻子才算成熟了,收割的日子便到了。时间紧,任务重,这个当口是农人最忙碌的时候,也是最喜悦的日子。

天蒙蒙亮就起身,年轻力壮的负责扛打谷机,个子高的挑萝担,小孩子拿镰刀。伴随着“沙沙”声,金黄的稻田露出光滑的“肚皮”。等负责打谷的人踩响打谷机,整个山谷都回响着“咕咕”声。一边踩,一边打,不一会儿便汗流浹背,打谷的人顾不上擦,眯起眼皱起鼻子尽量不让它流进眼睛,实在受不了就用肩膀揩一下。一天下来,与稻穗亲密接触的人,手上、腿上、脸上到处都是浅浅红红的割痕,又疼又痒。分离出来的稻谷,一担一担往回挑,那时候十三四岁的哥哥已经和爸爸妈妈一起承担了这个光荣的任务。一天下来,肩膀肿了,第二天,磨破皮了,再往后,才会慢慢结茧,稚嫩的皮肤也就习惯了沉甸甸的萝担。早稻收割的时候,暑气最盛,太阳像一口倒扣下来的铁锅,可谁也无法冷却蒸腾的劳动热情,几天工夫,手臂腰背都晒脱皮了。

稻谷最后变成香喷喷的米饭,中间还有复杂的工序。晒干的稻谷先用风车车一遍,将秕谷分离出来,再挑去碾米房,碾好的米再用风车除去米糠。农民是不会浪费这些糠的,它们是鸡鸭鹅猪极好的饲料。

收完早稻种晚稻,种田的人总有忙不完的农活。南方梯田多,很难实现机械化。每一粒粮食端到我们的面前,这中间都经历了农人无数次辛劳,流淌过无数汗水。想到这些,我默默地看着儿子将碗壁上的饭刮干净,将最后一粒饭拨进嘴里,一如当年我的母亲,这样微笑地看着我。



赶海归来

汤青 摄

□往事悠悠 房守龙/文

一张自制贺卡

拂去岁月尘埃,打开留下我教学生涯40多年足迹的相册,历届学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历历在目,一切都恍如昨日。首页上的合影早已发黄、退色,我习惯地从前排自左至右地叫着他们打着时代烙印的名字:学农、红卫、拥军……当叫到后排中间的杰锋时,思绪像开了闸的阀门,记忆的长河又把我带回到那张自制贺卡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,作为“老三届”高中毕业的我,由于不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夫生活,便在朋友的介绍下,在磐安山区的一个偏僻小村暂时安下了寨,成为村校21个学生的班主任。

那个“白卷英雄”的特殊年代,学生们上学是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。为了21个学生的渴望和希冀,我倾心投入,发誓要用知识去点燃大山里希望的火花。我的努力没有白费,一个新集体活跃在校园里,可唯有这个杰锋却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(舅)”。他圆圆的脑袋,一双大大的眼睛,同学们管叫他“鱼鳅”。我找他谈心,他从不说什么,总是微笑着保证,但好不过半天。一天傍晚,我走山路来到杰锋家想探个究竟。到

了杰锋家,他不在,堂屋角落里的小桌上散乱地放着课本、作业本。妹妹说哥去挑猪草了,妈去学大寨了……只有两个弟妹在家逗闹,狗吠鸡鸣,好不热闹。等了近一个钟头,最后一抹红霞在西边的山峦消泯,刚刚升起的暮霭使山村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这时,背着满满一筐蔬菜的杰锋回到家里,放下筐,他又忙不迭地点火、淘米、做饭。这一刻,我一切都明白了,大山里的孩子啊……

此后,我经常在放学后到他家帮他补课、谈心。当时,山里工作时间为早晨9点到下午3点,山里的夜晚寂寥得难熬,没有电灯,煤油也十分有限,我除了看书、写字、习作,便是看流萤飞舞,听松涛夜吼。

一个近新年的黄昏,我正在房里改作业,忽然响起“咚咚”的敲门声。我打开门一看,原来是从不主动上门的杰锋。他怯怯地轻声说:“厉教师,我送你一件东西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成四四方方的纸,恭敬地递到我手上。我打开一看,原来是一张新年贺卡。上面用彩笔画着高高低低的山,山姿点点滴滴地缀满了

小村、小草、小花,山头一轮红日冉冉升起,而红日旁边则工工整整地写着:“老师,祝您节日快乐!”画尚显稚嫩,但充满童趣,充满对老师的深深敬意。后来,我在家访中了解到,他为设计好这张贺卡,特地求教正在读中学的堂哥,为了买到这张体面的画纸,走了15里的山路……

此后,每当心烦意乱的时候,只要打开这张已发黄发脆的贺卡,我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沁人肺腑的甜蜜……

教了一届又一届,学生们早已如出巢的小鸟,飞到神州各地。我也从山区“飞”到平原,从村校“飞”到集镇,又从集镇来到城区,直到如今退休在家,颐养天年。这份“思念”竟像陈旧老酒,越品越醇……现在,事业有成、人过花甲的杰锋仍时有来鸿。我深切体会到,教师工作苦得崇高而有价值,乐得有意义而充满情调。

目睹这张非同寻常的贺卡,50余年的晨昏风雨、酸甜苦辣统统沉淀下来,心头涌动的依然是对教书育人这一职业的一片热爱,这份情愫越久越浓!